2020/3/23 凌晨

当前行程：看海放烟花

写手：@Rotarytrain

【娜俊】凌晨出逃

1

黄仁俊浅眠。

罗渽民是深知这一点的。曾经在有一天早上，隔壁寝室的一个同学为了免去排队洗澡的麻烦，早晨5点起来淋浴。尽管那个同学非常具有人道主义地把水流开到了最小，洗漱房旁边其他寝室的人都睡得死死的，黄仁俊还是敏感地被吵醒了，最终顶着黑眼圈上完了一上午的课。

那一上午最忙碌的就是罗渽民。他知道黄仁俊少睡了一小时，不愿意在黄仁俊忍不住趴桌子的时候把他摇醒，但老师们当然就没这么放任。罗渽民，叫一下黄仁俊——这句话罗渽民一上午听了五遍。

自那之后罗渽民再也不敢晚上拉着黄仁俊纠缠不休，就算再想缠着黄仁俊腻歪，他也只是讨几个亲亲罢了，没敢再上过手。

住宿生周六晚上也是不能回家的，被学校勒令周日再上半天的自习才能回归半天自由。高一的小朋友们初尝高中生活的滋味，学校的规矩都一一遵守；高三的学生们即使心有不满，最后也还是会为了成绩乖乖照做。只剩下高二的孩子们，本就处在叛逆因子蠢蠢欲动的年纪，又刚好是小幼崽迈向老油条的阶段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惹出来的乱子全都不放在眼里。趁着周日上午老师管得不严，总有些人翘了自习逃之夭夭，好在也都是逃回家偷懒，学校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黄仁俊是不曾干过这种事的。虽然他也总是在同学准备开溜前哀怨地说，不带我过分了啊，但在内心挣扎一小会儿后还是认命地起床洗漱上自习。

主要是罗渽民，他是一定不会翘自习的，平常黏黏糊糊的人一沾到课本就变得冷冰冰，晚自习黄仁俊做完作业咬着笔头发呆的时候，他总会把笔从黄仁俊嘴里解救出来，再面无表情地抽出一本练习册推给黄仁俊，给黄仁俊找点事情干。典型的学霸，还是那种要拉着他一起坠入学习苦海的那种。

所以黄仁俊断不会想到，有一天罗渽民会在晚上12点蹲在他床边轻轻推他肩膀。

2

从窗子翻出宿舍楼的时候，黄仁俊刚刚醒盹。这时候不得不庆幸他们住在一楼，从前黄仁俊还抱怨过一楼这个扰人清梦的地理位置，午休的时候都能听到大厅里进进出出的人声，现在却要感叹若不是这个安全的高度，罗渽民也想不出这么绝的点子。

十分钟前罗渽民蹲在他床边，手里拿着他换下来的校服，凑到黄仁俊耳边轻语。

“仁俊，我们逃吧。”

从窗子出去后看到的就是学校的后墙。宿舍楼两边是学校里绿化面积最大的地方，每天从教学楼走向宿舍楼的时候，都能看到树木花草在一天天变化，学生们是透过万物复苏来感知春天的。

沿着后墙和宿舍楼墙壁间的这个窄道向右看，能看到一小片绿化地带。只不过这片没有照明，再怎么放眼去看，还是只能看到树的暗影。

初春的时候，一早一晚的温度还是凉一些，罗渽民特意让黄仁俊穿上了秋季校服的外套。窄道那边飘过来夜晚的风，黄仁俊似乎都能闻到刚出芽的柳枝的味道，只不过这风不像这两日白天所呈现出的春寒料峭，反而有点暖呼呼的。说不准是因为罗渽民站在他旁边，黄仁俊想。

罗渽民把宿舍后门旁的那个带盖子的大垃圾箱拉了过来贴着后墙，转过头时眼睛亮晶晶的。

“踩着垃圾桶上去吧，我扶着你。”

周一黄仁俊过生日，他到这时还没消化好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只知道罗渽民要在周日凌晨，带他把没体验过的新鲜事儿都体验一遍。翻窗子出宿舍、翻墙出学校、凌晨跑出去玩，还有翘掉周日上午的自习。

“明天怎么办？”黄仁俊咬着下唇，“还有今天晚上睡哪里？”

罗渽民冲他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：“我和我妈说过啦，让她告诉你妈我要带你回我家睡一晚。明天的假也请好了，至于几点回家嘛……”

“我是和我妈说，总之早上会在我床上见到咱们俩的。”

这也行。黄仁俊默默惊叹于罗渽民妈妈的接受能力。

黄仁俊不敢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，但说是乖学生绝对没有问题。作业都不敢晚交的人，现在居然要踩着垃圾箱跳出学校了，还是和一个比自己还守规矩的人一起——确切地说是罗渽民带的头。他想罗渽民原来也不是没有叛逆因子的，只不过赶上自己生日这个节点，坏心思刚好一股脑涌出来，罗渽民就突然变成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叛逆少年，和他冷着脸做数学题时的样子形成巨大反差。

垃圾箱是半人高的那种大号垃圾箱，但只靠这样的高度，踩上去后也大抵是翻不过墙的。罗渽民左看右看，也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垫脚，最终还是翻回宿舍里，把宿舍里他俩的小凳子拿了出来。

“那咱俩出去了，凳子怎么办？”黄仁俊瞪圆了眼睛看着罗渽民翻上翻下。

“就留在这儿。”

黄仁俊翻着白眼帮罗渽民把两个小凳子摞在垃圾箱上，他俩的凳子刚好有一个大一些，两个堆起来还算稳当。“那这不就是典型的作案现场？全校都会知道有人翻墙了。”

罗渽民愣了愣，随后转身又去后门堆了无数快递盒子的那儿翻来翻去。

“你又干嘛？”

“找根绳子，绑凳子腿上，等咱俩都上去之后，我直接把凳子也拉上来。”

黄仁俊听了之后咬着嘴唇憋笑，一边笑罗渽民傻一边帮他找塑料绳。

好在这两天不知道谁的家长送过来一箱苹果，纸箱子外面刚好绑了几根固定用的塑料绳。罗渽民就一根根把绳子挑出来，把几段都系成一根，绑在两个凳子腿上。

罗渽民先让黄仁俊站上去，黄仁俊这下子胆子倒是大了不少，说爬就爬，一边往上蹿一边问罗渽民：“你还没告诉我咱俩去干嘛。”

黄仁俊手一撑倒是一下子爬上垃圾箱了，罗渽民站在下面给他扶着凳子，在墙外的野猫发出这个春天第一声绵长的求欢后抬起头看黄仁俊：“去海边看烟花。”

3

高一时的初雪来得猝不及防，教室里的历史老师还在飞速写着板书的时候，雪花比粉笔灰先一步降落到地上。起初谁都没注意到外面的场景，不知道是窗边的哪个人走神瞥到外面，撞撞同桌的手，再戳戳前桌的背，几分钟内就惹得全班的心思都飘到外面的雪上。

班里叽叽喳喳的，没有什么人的注意力还在历史老师身上。刚好赶着下课的点，老师也懒得和这群小孩计较，大手一挥下了课，全班几十个人立即宣布解放。

十五分钟的大课间已经足够他们闹。女孩子们拿着树枝在还没被破坏的积雪上划拉着写字，男生就砸的甩的一起上，把前后左右都搞得头上落白，脖颈发颤才罢休。罗渽民把黄仁俊从人堆里拉出来，于是两个人悠闲地站在一旁看他们互相攻击，自己幸免于难。

冬季校服里的那层薄薄的棉是历年来家长们吐槽的重点对象，到了冬天，每个人来上学时都是被围成一团的。住宿的男生们大多偷偷自己脱下两件衣服，借口自己火力壮少穿两件。黄仁俊自从秋冬换季时因为穿得少而持续感冒一周后，就被罗渽民每天监督着装，天天也穿得跟个小面包一样。

现在他站在操场边看操场中间的一群小面包打雪仗。

接近年底，压箱底的围巾也拿出来围到脖子上，黄仁俊露出半个脸蹲着攒雪球，罗渽民也蹲下来在他旁边学。操场边的雪不多，黄仁俊只攒起来一个小球，然后趁罗渽民还没完工，率先把雪球扔进他衣领里。

罗渽民弓着背窜起来，咧着嘴要扒开黄仁俊的围巾往里塞雪。黄仁俊一边护着自己的围巾一边笑，仗着自己有围巾庇护，站在原地跑都不跑。那个小小的雪球，或者说是雪块更为合适，几乎是一瞬间就融化在罗渽民被衣领保护起来的暖烘烘的皮肤上，他被冰得一激灵，手里松开了刚刚攒好的雪球，放弃攻击无死角防御的黄仁俊，改为上手挠他痒。

黄仁俊一边后退一边“咯咯”地笑，最后被罗渽民逼到看台底下的墙壁上，最后一边求饶一边拿手去抹眼角的泪水，抬起头时鼻尖都是红彤彤的。

眼前的罗渽民喘着气不再闹他，两个人吐出的温热的气体在寒冬中变成瞬间就会消失的白雾，两边的白气相遇然后又在两人中间上升隐没，好似在交换呼吸。

在一起吧黄仁俊，这句话和响彻校园的预备铃同时响起。

4

“在想什么？”罗渽民停下来时，黄仁俊差点带着自行车撞在他后背上。刚刚他的确在边走边发呆，思绪不知道飘到哪个日子去了。可能是因为午夜被叫醒，又爬上爬下地翻墙越狱，黄仁俊现在头已经有点晕了。

没想什么，在想你告白那天。罗渽民没想到黄仁俊回答得如此直接，明明是自己先带着调侃心理想看看黄仁俊在发什么呆，结果被反将一军，噎得他话也说不出来。

从学校后墙上跳下来，两个人都顺势在地上打了个滚作缓冲，动作熟练得像第几百次干这种事情。不妙的是学校后墙外是一段未修缮的土路，两个人安全落地后变得灰头土脸，全身上下掸了好几遍才正式启程。

骑车离海边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，罗渽民拉着黄仁俊推着车步行。黄仁俊看出来这是罗渽民家附近，开口问下车做什么。

“拿东西。”黄仁俊见罗渽民一步步把他领到小区门口，然后跑到还亮着灯的警卫室里，过了一会儿才出来。

罗渽民出来的时候手上拎了一袋东西，没等黄仁俊看清，他就像献宝一样把袋子打开在黄仁俊面前：“上周买好放在这儿的，我在好几家小学门口找了好久才买到的。”

黄仁俊低头一看，里面全是小时候放炮会玩的那种小玩意，烟雾弹仙女棒什么的，整整一大袋，除了挂鞭什么都有。

“就是可惜不能买那种可以升到天上的烟花，只能用仙女棒凑合一下。”

黄仁俊拍拍他的肩，示意两个人继续骑车。“这阵仗已经够大了。”

“主要是在城区放烟花会被抓走。”罗渽民笑嘻嘻。

海边的风还是冷的，沿着沙滩走的话，走很久也走不到头。离海边不远的步行街上还有大排档在营业，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还在举杯，只是亮着摊子的灯，宣告即使在夜里十二点钟，这个城市也依旧鲜活着。

马路上已经很少有车会经过，黄仁俊在想那两个被他们遗弃在后墙边上的矮凳，被移位了的垃圾箱，沾了满身的尘土，在自行车上时耳边刮过的风，还有现在不知何时进到他运动鞋里的沙子。

在周末的午夜，这一连串脱离常规的事情聚在一起发生，最后的终点是看一场世俗的烟火，哪怕它最高只能飞到指尖。在白色的校服袖子被课桌墨迹磨得逐渐发黄的年纪，选择从高墙跳下来使它染上灰黄的色彩，这称得上是少年的反抗与叛逃，若是要再添上点什么东西，他可能会选择两杯冰镇的啤酒。

罗渽民站在黄仁俊旁边弯腰从袋子里把仙女棒拿出来，点燃后递到黄仁俊手里叫他许愿。

可是明天才是我生日。黄仁俊觉得好笑。罗渽民不以为然，明天夜里再做这项活动的话，周一还上不上课啦。

原来到最后还是在正课和自习里选择了比较重要的一样，黄仁俊失笑，这叛逆得不太彻底。

罗渽民不理黄仁俊的话，只是催着他让他许愿。仙女棒燃烧的时间不够长，两句话的功夫已经有了要覆灭的架势。黄仁俊顺从地闭上眼睛，不知是真的在许愿，还是给罗渽民做做样子。已经变得忽明忽暗的火光将黄仁俊的侧脸映出不怎么清晰的轮廓，烟火“呲呲”的响声渐弱，好像下一秒海风就会让脆弱的火花消失殆尽。

5

黄仁俊再次睁开眼的时候，罗渽民很迅速地把已经灭掉的仙女棒从他手里抽走了。还没等眼前恢复清明，唇上先多了清晰的触感。黄仁俊又将双眼阖上，鼻息间好似有方才还没散尽的硝石味儿。

罗渽民不知什么时候又点燃了一根烟花，拿在自己手里。这时耳边就只剩下烟火作响的声音，眼前好像还能够出现火花跳跃的样子。

校服显然是不怎么御寒的，黄仁俊发觉罗渽民的嘴唇比他自己的还要凉上半分。但好在口腔里是热的，或许温热的吐息会在与海风相遇时化成告白那天那样的白雾，悠悠地飘上天际。黄仁俊抓着罗渽民因为出逃而变得不再干净的衣袖，任他或是舔舐或是轻磨自己的唇瓣，一寸一寸比上一秒更深，直到他手里的烟花不再说话。

干涩的春天一下子变得湿漉漉的，身后步行街上的大排档里传来一阵带着笑的交谈声。

黄仁俊的脸颊后知后觉地开始攀上红晕，低着头不去看旁边的罗渽民，罗渽民要给他东西他就接着，话也不说一句。

“是不是很俗？”罗渽民憋着笑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海边放烟花，是不是很俗？”

黄仁俊很诚实地点头：“特别俗。”

“也别这样嘛。”罗渽民的表情顿时有点难堪，“稍微安慰我一下也是可以的。”

“那就一般般俗。”黄仁俊转过头看罗渽民，“但是挺好玩的不是吗？”

罗渽民点点头。

烟花棒一根一根燃尽过后，罗渽民低头看了眼手表，指针已经走向一点了。黄仁俊刚刚嫌站着太累，干脆拉着他一起坐到沙滩上。眼前的海是墨色的，看不清浪走到了哪里，黄仁俊靠在他肩膀上已经昏昏欲睡。

黄仁俊是浅眠的，但不是夜猫子。或许半夜十二点把黄仁俊从床上拉起来奔到海边放烟花，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决定。但罗渽民感觉不错，起码他们完成了除在校园的角落里悄悄接吻外的第二件疯狂的事情，值得在日记本上记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罗渽民的肩膀轻轻动了一下，黄仁俊就从半梦半醒中游回现实世界。黄仁俊把头正过来打了个哈欠，眼眶也跟着变得湿润，罗渽民想到那场初雪时黄仁俊只露出了一半的脸，眼睛也是这么亮，围巾上还有没融化的雪。

“回家吗？”黄仁俊的声音已经因为困倦而变得黏糊糊的。

罗渽民凑过去托他的下巴：“再亲一下再走。”

好烦。黄仁俊半眯着眼睛迷迷糊糊地想。可是这样也不错。

-END-